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六回 魏凤楼抗战卖城门 柳会农被挟当市长

1938年，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中原大地，中华民族危在旦夕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全部开赴抗日前线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，与敌人浴血奋战。彭雪枫师长就驻扎在鲁豫皖三省交界处——鹿邑县东南方白马镇、双沟镇。

为了配合彭雪枫师长的抗战工作，通过国民党省政府内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划，把国民政府扶沟县县长魏凤楼调到鹿邑县任县长，并带有三百多人的纵队。这支保安纵队实际上是一支能打善战的抗日武装。魏凤楼在西华县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与彭雪枫师长单线联系。此次魏凤楼调到鹿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彭雪枫部筹备军需。

魏凤楼到鹿邑后，首要任务就是掌握了各界知名人士的经济状况。通过钱庄朱支权了解到鹿邑首富是柳会农，拥有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上千万。而柳会农自从经商以来，有前任县长梁祖业庇护，没向政府交过一块钱的税收，更没向社会捐过一块钱的福利。还了解到柳会农是柳光祖的儿子，柳光祖镇压过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，充当了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鹰犬，共产党史册上已记下了他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。

魏凤楼虽然是地下党，公开身份仍然是国民政府的县长，一切言行都须符合国民政府的条文条例。为了筹备抗日军需，他召开了全县知名人士募捐大会。在会上，他首先讲了国际形势，接着说：“今天在座的都是鹿邑县知名人士，是受广大民众尊敬的人。我受省政府的重任，来到鹿邑县任县长，给我的任务就两个字——抗战！这两个字的意义重大，是当前全民族的大事！日本侵略者像洪水猛兽，席卷大半个中国，铁蹄已踏进中国大地。国家危难当头，历来是国家危亡，匹夫有责。前线将士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我们在后防守宁愿饿着肚子，也要让他们吃饱饭。国家，国家，有国才有家。听说日军占领了商丘，说不定明天、后天就有可能打进我们鹿邑。我们头被砍了，房子被点了，妻子被糟蹋了，留着钱有啥用？为了抗战不惜倾家荡产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们的家底，我已经略知一二，个别人吝啬耍滑头，是对抗战的认识问题，一旦查明，为了抗战，政府有权抄没。今天来的人比较多，下边由商会会长柳会农带头捐献，谢谢各位！”

柳会农因为没有了梁祖业的庇护，怕过不了关，带头捐了一百万。一个会议募捐了一千多万。魏凤楼初到鹿邑算是旗开得胜，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鹿邑南关有个粮商叫阎正贤，有几百万产业，只捐了两万。魏凤楼想，这个家伙我得去敲敲他的竹杠。

一天早晨，魏县长头戴帽毡，身穿长衫，一派账房先生打扮，一个人来到南关粮行。粮行伙计一看魏县长来了，都停下工作慌忙迎接。

魏凤楼说：“我今晨无事，听说阎老板生意很忙，我是来给阎老板干活的。”说着，坐在柜台上记起账来。阎正贤听说魏县长来了，慌忙从屋里出来，请魏县长客房用茶。

魏县长说：“早晨不喝，干完活再说。”

阎老板说：“魏县长亲自为粮行记账，真是蓬荜生辉。”魏凤楼一直干到半晌午。阎老板准备好酒菜请魏县长赏光。

魏凤楼说：“阎老板，我不是专为吃饭喝酒来给你干活的，我是为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给你打了半天工，为他们挣口饭钱。工钱你看着给，给多了我也不找，给少了我也不烦。鹿邑县国民政府县长、保安纵队司令员魏凤楼给你打过工，以后你的名气可就大了。国难当头，我只能如此，抽空给富商打工，为党国尽点微薄之力。打工钱不可拖欠，

前方战士等着我挣钱给他们买粮食呢！”

阎老板心想，这不是在敲我竹杠嘛，是不是嫌我上次在捐献大会上捐的少了？如果我再不明智，以后麻烦就多了。人情不如早做，库存就剩五万了，全拿出来算了。

有一天县里召开商贸会，魏县长特意请了梁宗贤、郑登云、刘景西、朱秋华四个商贾吃饭喝酒。吃过饭，魏县长领着四个人看了鹿邑城防。四个人提出，四城门需要加固修整。

魏凤楼说：“我早有此意，时常担心城门不坚固，日本人打过来，这可关乎全城民众的生命安危，可惜政府没钱修整，那就只好麻烦四位了。”

四城门全部修好后，魏县长领着知名绅士前往四门参观。走到南门，魏凤楼问梁宗贤说：“你看南门修得好不好？”

梁宗贤连忙说：“修得好，修得好！”

魏县长笑了笑说：“看来南城门你相中了，这个门你走得多了，五万卖给你了，为了让你千古留名，我为你书写提名。”就这样，西门卖给了刘景西，东门卖给了郑登云，北门卖给了朱秋华。魏凤楼为了抗日卖城门，成了鹿邑民众百年来常讲不衰的故事。

此事过后，鹿邑的商贾富户、大财主都诬蔑魏凤楼是敛财疯子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部分财主的后代都感谢魏凤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成了无产阶级、贫下中农，免受批斗。

魏凤楼听说人称他“敛财疯子”。他想，光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抗日战争不是临时救灾，到底能打多久，谁也预料不了，光靠自己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。他成立了个组织，起名叫“抗日募捐义务筹资会”，发动群众有计划地进行。国家有难，人人有责，这个组织有义务筹资的权力。

魏凤楼任会长，其他各行各业头头与下边乡镇头头都是副会长，保长、村长都是会员，按人口地亩分配任务。募捐数额张榜公告，既调动了募捐的积极性，又宣传了抗日，防止了部分募捐财物的流失。

鹿邑城里的副会长，当然是柳会农。柳会农第一个月没有完成募捐，自己拿出三十万；第二个月也没有完成任务，自己又垫付了五十万；第三个月又没有完成任务，去找县长魏凤楼，说自己确实垫付不上了。魏凤楼不但没同情，反而说：“柳会农，你在鹿邑县是首富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，有家产上千万，为了抗战，要显出民族大义，倾家荡产在所不惜。你的流动资金可能不多，但你的固定资产可以变卖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魏县长，我不就有座物资仓库和几间门面房嘛，都卖了，将来我如何做生意呀？”

魏县长说：“柳会长，如果中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，你我都沦为亡国奴，你还有生意做吗？我给你说实话，我初到鹿邑就有人告了你的状，自从你经商以来，前任县长梁祖业为你庇护，税没交过，偷税漏税那是犯法！上次你带头捐了一百万，那是你对抗战的认识。把日本鬼子打跑了，你也是抗战一大功臣，鹿邑人民不会忘记你。”一席话说得柳会农无言以对。恐惧和为难在心里袭击着他。

柳会农回家见到柳怀税，声泪俱下。

柳怀税问：“二叔，啥事让你这么伤心？”

柳会农把魏凤楼训他的话告诉了侄子。

柳怀税听后说：“二叔，要是这样，会长不能再干了，鹿邑也不能再待了，只要你在鹿邑，他就不会放过你，不能在这里受他的窝囊气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你说咱能去哪里呀？”

柳怀税说：“带着钱，拿着枪，去部队找爷爷去。爷爷是个旅长，在队伍上总得给咱谋个好差事。”

柳会农眼睛一亮：“我咋没有想到这一层，还是你小子聪明。”

两个人刚到商丘，就被日本宪兵队的人抓了。因为两个人身上带的有枪。

柳怀税晚上喝得太多了，一觉醒来已日上三竿。揉揉眼看到二叔柳会农呆呆坐在床上苦思冥想，愁容满面。不知道二叔愁的什么？张参议来了，领着他们吃了早饭，直接领进了日军指挥部。

东方来突然变了，穿一身日本戎装，这身黄皮一披，已往的温和文气及商人的彬彬有礼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，看上去非常奸诈、阴险。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。狐狸常有温柔的时候，一旦捕捉着猎物，它会毫不留情地一口咬死，连骨头带肉吃个精光。

柳会农已经想到了，进去不卑不亢地坐下了。

以前的兄弟友情突然转化为冷却剂，双方脸上好像都结了一层冰霜。井勇少佐先开了口：“会农弟，十几年来咱兄弟两个一直合作得很愉快，在我心目中，你是我最好的异国朋友。我是一个军人，不是有心隐瞒我的身份，这是纪律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昨晚你还是东方兄，今天你变成了太君。过去你对我的好，我不会忘记。”柳会农说到这里，站起来在地上划了一道看不清的印子，说：“从此我们俩划地绝交。我与侄子柳怀税浪迹天涯，绝不与皇军作对，看在朋友一场的份儿上，放我们走吧，两把枪还给你。”

井勇少佐离开位子，亲自为柳会农叔侄两个各倒了一杯茶，说：“会农弟，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。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三千年是一家。我身为军人，按你们中国话说‘以服从命令为天职’，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皇军所向披靡，一年多来，日军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。这是大势所趋，我劝会农弟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，徐州洪胜义父子俩与我合作就很愉快。洪胜义担任徐州市市长，儿子洪百金为保安团团长，我想让你们叔侄两个与我合作，管好商丘这一块，还请会农弟三思。”

井勇少佐一番话说得柳怀税心动了，给二叔丢个眼神，想让二叔答应下来。可柳会农装作没看见。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咱俩合作了十几年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日本人，既然知道了，再与你合作，我在国人眼里就成了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。还望太君见谅。”

井勇少佐笑了笑说：“你与我早就同流合污了，这些年来你没少给我提供商业情报。鹿邑的城防是你和梁县长亲自带着我看的，早已绘制成了城防图。更使你想不到的是，你与我早已签订了合作协议。按你的言论，你早已经是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。”说着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柳会农。

柳会农接过文件一看，吓得面如土色。只见上边用汉字写道：

大日本帝国纳叛协议书：

一、纳叛机构：日本帝国驻徐州情报站。

二、纳叛公证人：徐州情报站站长井勇一郎。

三、叛国人：中国鹿邑县商会会长柳会农。

四、叛国人简介：柳会农，男，汉族，33岁，原籍鹿邑县高集乡柳河人，中等学业，其父系中国、国军旅长。

五、叛国理由：对本国政府不满，对国家前途失去希望。

六、纳叛条件：自愿加入日本大帝国反抗同盟会，遵守同盟会章程，履行同盟会职责和义务，积极参加反抗战活动，听从上级军事机构的指挥和调动。效忠帝国天皇。

七、叛国者职责：为日本帝国提供商业情报和军事情报，协助帝国军人完成大东亚

共荣使命。

八、纳叛人的职责：为叛国者提供防身武器和弹药，承担一切经费开支，确保叛国者的人身绝对安全。

九、叛国者的待遇：与帝国同级官兵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。战争结束后，允许叛国者加入帝国国籍，享受帝国国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。

十、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纳叛方：日本大帝国徐州情报站

纳叛人：井勇一郎

叛国方：鹿邑县商会

叛国人：柳会农

签订地址：中国徐州，东方来商行

公元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

上面有柳会农的亲笔签字和红色手印。

柳会农看罢，只气得三尸神魂暴跳，手指井勇一郎高声大骂：“你真是卑鄙小人，我什么时候与你签订的叛国协议！你想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！”

井勇一郎说：“会农弟暂息雷霆之怒，你没有与我签订叛国协议，但你与我签的有购货协议，这就是大日本帝国的高科技。购货内容全部修改了。不是哥哥害你，是哥哥需要你。怀税贤侄也在，你叔侄两个商量一下，我等你俩的答复。”

叔侄两个回到客房，柳会农捧头大哭，好像到末日了，伤心至极。

柳怀税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二叔呀，常言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依我看，当汉奸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汉奸有好多种，为日本人死心踏地做事的叫铁杆汉奸，只拿俸禄不给日本人干事儿的叫滑头汉奸，拿着俸禄背地里给中国人办事的，叫做打入日军内部的内奸。我想，‘奸’这个字虽然不好听，但事在人为。中国人讲的是良心，只要凭着良心办事，老天爷会保佑的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当汉奸不是儿戏，要落万世骂名！到九泉之下，世人会指着你的坟头骂你汉奸、走狗、卖国贼。”

柳怀税：“二叔，咱这不是走投无路嘛，人活着就有路走，人一死万事皆休，先糊弄一段时间再说。”

柳会农说：“就按你说的办吧，不过咱的姓名得改，不能玷污了祖宗。”

该吃中午饭了，张参议敲门说：“柳会农，井勇少佐有请。”

柳会农叔侄跟着他来到昨晚喝酒的客厅，井勇少佐和惠子小姐已在客厅里等候。

井勇少佐见到柳会农叔侄两个，仍是满脸笑容，礼节相迎。按昨晚位置各自坐下，井勇一郎说：“会农弟呀，不要为一张协议书耿耿于怀，不就一张纸嘛，你真是不乐意，撕了不就完了。我是重用你，才依靠了这张协议，没有协议书，不能为你建档，帝国对不相信的中国人是不会重用的。张君也是如此办理的。”

张参议连忙点点头。

柳会农说：“以前的柳会农已经从地球上蒸发了，你与他签订的叛国协议也难于生效了，应该毁了。我要改名换姓，我愿以刘敬皇的名字与你重签一份叛国协议书。”

井勇一郎一听明白了。“这个名字改得好哇，敬重天皇，有创意。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个符号，叫什么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与我合作，共建大东亚共荣，完成天皇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。”

立即让张参议拿来文房四宝，与摇身一变的刘敬皇签订一份叛国协议书。当着刘敬皇的面，烧掉那张伪造的协议书。

柳会农给柳怀税起个名字叫刘武才。在外人看来，叔侄俩自此走上了叛国投敌之路。要知道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（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）